



名流争和咏直臣

安徽合肥 李学军

偶读清诗，若有所思。戴璐《藤阴杂记》有云：“张黄门惟赤字螺浮，有新园在枣林街。龚合肥过饮诗云：‘柳市城闾百尺居，枣林街里一囊书。’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黄门’之句，一时名流争和。”秦汉之时，宫门多油漆成黄色，故此，“黄门”有官禁、皇帝近臣之意，此处代指言官给事中（别称给谏）。

张惟赤（1615年~1676年），字君常，侗孩，号螺浮，浙江海盐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官至工科都给事中（别称都谏），以直言敢谏称名于世。后乞休归里，藏书丰富。著有《螺浮奏议》《思退轩集》等。清初，满洲八旗凭借特权圈占土地，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张惟赤大声疾呼制止圈地。三藩之乱，廷议加赋，他力争不可。康熙年幼即位，权臣鳌拜专断朝政，他冒死上疏，奏请皇帝亲政。在《寿张螺浮给谏和仲调韵·其一》中，龚鼎孳写道：“抗疏曾言第一事，盍簪相别几秋星。朱游名久悬丹槛，汲黯身原系汉廷。满院梧桐阴自碧，他时竹筒汗长青。直臣上殿苍生喜，遮道劳歌拭泪听。”对张惟赤耿直不阿、敢于直陈弊政表示赞赏，以西汉时期不畏权贵、直谏廷诤的名臣朱云（字游）、汲黯比之。

龚鼎孳（1616年~1673年），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末清初声名显赫，人称“龚合肥”。康熙年间，历转刑部、兵部、礼部三部任尚书。龚鼎孳是清初文坛的领军人物，著述颇丰。诗歌上

位列“江左三大家”，在词坛则有“领袖一时”之誉。

龚鼎孳也是一位历经霜雪的“直臣”，体察民情，关爱民生，多次请赈请蠲。在《清诗纪事初编》中，邓之诚称其“时兵饷紧急，赋敛繁兴，屡疏为江南请命，复请宽‘奏销案’之被革除者。”明末之际，因为弹劾首辅陈演庇贪误国，触怒崇祯皇帝，龚鼎孳被革职下狱。清顺治年间，因触犯满族权贵利益，被降八级调用。有诗赞其曰：“直节争传亚相贤，投闲上苑领林泉。”（郭则沄《十朝诗乘》）亚相，指官位次于丞相的大臣，是御史大夫别称。龚鼎孳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故以“亚相”称之。

《藤阴杂记》所称“过饮诗”，即龚鼎孳于康熙九年（1670年）所作的一组七言绝句《谷梁移寓螺浮给谏新园，饮中同槩子、竹涛、青藜各占十二断句，并请谷梁同作》，共十二首。其一：“一榻名园即故园，客愁休挂月中村。柴门为锁松筠色，长对西庄给事樽。”其二：“柳市城开百尺居，枣林街里一囊书。不须更问铜龙夜，金钥因风敞禁庐。”

龚鼎孳时任礼部尚书（别称大宗伯），此诗一出，反响热烈，不少文士和朝廷官员踊跃参与唱和。其

中，多为和龚诗第一首的“村”“樽”之韵。徐倬《道贵堂类稿目·燕台小草》有《冒谷梁移寓梁园，合肥公歌诗十二章赠之，属同人和韵》。程可则《海日堂集》有《冒谷梁移寓张给谏园亭，次合肥宗伯韵赠之》。

《张螺浮都谏梦中有十年霜雪老黄门之句，诸公奉和，因次元韵》（二首）是身为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的魏裔介的和韵之作，其一写道：“十年霜雪老黄门，去国名高道益尊。颌下批鳞身欲粉，虞渊取日手无痕。牛衣对泣孤臣泪，宣室陈言汉帝恩。华发相逢惊岁晚，歌风重续石壕村。”其中的“石壕村”引自唐代诗人杜甫的《石壕吏》，作者借以称赞张惟赤的爱民情怀。

后来官至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的桐城人张英作有《赠螺浮黄门，次龚合肥韵二首》，其一：“十年霜雪老黄门，抗疏群知国体尊。岳鹿推来非有意，山龙补处自无痕。谩言盘错昭臣节，偏向风尘识主恩。亲见闾阎凋敝甚，郑图还与绘千村。”

诗中的“郑图”，即“郑侠图”，也称“流民图”。据《宋史·郑侠传》，时任“监安上门”小官的郑侠，以所见民众流离困苦之状，绘成流民图上奏。宋神宗见图之后彻夜不眠，第二天“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赈济灾民，并下了责躬诏，罢去方田、保甲、青苗诸法。张英以此典故，表达对张惟赤不顾个人安危、大胆上奏的敬佩和支持。

诗歌，蕴含教化功能。上述“名流争和”的文坛雅事，表现出龚鼎孳力图倡导风尚、抑制时弊的追求与其作为文坛领袖的独特影响，反映出人们对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直臣”的敬重和呼唤。由此可见龚鼎孳诗作在当时所引发的广泛共鸣，及其在弘扬“正能量”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徽州粽子

安徽合肥 许若齐

徽州有民谚：无粽不成年。当地有风俗：过年包粽子。至今还没有考证清楚的是：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为何不在端午，偏偏要在春节忙碌此物？问过一些老人，他们也没讲出个所以然。只是说：老祖宗就这么做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年前要做的事情很多：花生瓜子是要炒的，头是要剃的，澡要洗的，新衣服也是要做。凡事情总有大小巨细，记忆里大约在小年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发黄的电灯泡下，当家人开始商量过年的大事，样子是很郑重其事的。排在第一的当然是包粽子了：今年下多少米？是否还是豆沙、板栗、红枣、猪肉几个品种？何日动手？几时收工？最重要的是预算，算来算去，怎么得要好几十块钱，唉，又出现赤字了。搔搔头，咬咬牙：手头再紧，粽子还是要包的。

包粽子是一个系统工程，那是需要全家齐上阵的。孩子们一改平日里的懒惰，欢欢喜喜地做起分在自己名下的活儿。我被打发去洗粽叶了。一扎扎三、四寸宽的大竹叶在井水中浸泡了几天，身体舒展开了，容颜已变得翠翠绿绿的。一番洗浴之后，更显得青葱可人，像是刚刚从雨后的竹林里采来。

两只手尽管冻得通红，但冬天的太阳是暖暖的，想想渐行渐近的口福，孩子的心田大概也像湛蓝的天空一样晴朗吧。粽子的味道最终取决于里面的核心——肉粽须用好的猪腿肉，在料酒、酱油中浸泡入味；甜粽的豆沙须在颗粒饱满的红豆里挤出、炒干；板栗要风干、蜜枣要绵甜……这一切，都由能干的主妇一手操办，他人很难染指。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豆沙做成囊时，里面一定要放一小块猪油（或肥肉）；如此，豆沙才会香糯绵柔。最讲究的是“灰汁粽”，用草木灰滤水拌糯米而成。吃起来特别粘性，富有口感，属徽州粽子的品牌。只是太费时费力，一般小户人家不敢问津。

徽州粽子的形状很另类。枕头状、四只角尖尖的，它的寓意是高枕无忧，平平安安，顺顺利

利；长长的身子中间有两三道捆索，那是撕成条条的棕榈树叶。捆索扎得要宽窄适宜，老手出来的产品，一只只有棱有角、青翠苗条、有模有样。煮粽子要锅大火旺，烧的是又干又硬的“柴老”（树根）。它的火是从中间发出的，呈均匀的团状向上升腾，既生动又稳重，热力均匀。

柴老早在半年前就在柴市上买下了，而且在大太阳下晒了好些个“日头”，又干又硬，码在那里，为的就是这一年一次的“献身”。

负责烧火的一般也是孩子，倘若他曾读过一点神话故事，看到火舌快活地舔着锅底，就会怔怔地发呆，想些仙女下凡、黄鼠狼成精的故事。冷不防，脖子上会不轻不重地挨一巴掌，“火是怎么烧的，晚上还吃不吃粽子了？”调皮点的会找一本小人书断断续续地翻看着，并在滚烫的炭灰里偷偷塞进一个红薯什么的。冬天的红薯又绵又甜，拿出来吃热乎乎的，也算解了煮粽时的那个馋。

一锅粽子要煮两个多小时，最高潮当在起锅之时。锅盖打开，一只只异常饱满、“三围”凸现的粽子被长长的火钳子夹出，置放在大蔑匾里冷却。赶快剥开一只，盛在碟中，急急地送往长辈的屋里。老人家发出了一句“味道不错”，才算功德圆满，全家人也才可以欢欢喜喜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像这样的粽子，吃两个就可以了，最好是甜咸各一，这样才不腻。

剩下的事情就是修剪一番，弄得整齐干净，然后用长竹篙把粽子串起来，挂在厨房的梁上。

用的竹篙越多、越长，说明这户日子过得不错，就像过去东北那边人家日子过得咋样，就看院子里的酸菜缸多不多，大不大。一杯茶、一个茶叶蛋，一个粽子，是那时殷实人家早餐的标配。

文化·资讯 《安徽散文》正式出版



日前，潘小平、许泽夫主编的《安徽散文》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安徽省第一本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读物，也是长三角地区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散文读物。

安徽是散文大省，名家辈出，名作迭出，但一直缺少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期刊或读物。经过半年多的协商、筹备，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与肥东县委宣传部决定联合创办一本专门用于刊发散文、随笔作品的纯文学读物《安徽散文》，一年四辑，分为春、夏、秋、冬四卷，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春之卷由马丽春、钱红丽担纲执行主编。

《安徽散文》以“唯美、唯真、唯善；思想、情感、生活”为编辑宗旨，设置了卷首语、开卷、不染尘、最先锋、少年行、人间世、金蔷薇、皖地风、新世说、别银灯、不分行、深一度、八斗岭、瞰东方等多个栏目，面向国内外公开征稿。编辑阵容汇聚沈天鸿、赵昂、马丽春、钱红丽、宋同文等散文名家。所收作品既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老舍文学奖获得者等名家，也有来自基层创作一线的散文新人。

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成立于1995年，前身为安徽省杂文学会，是由散文随笔作者、编辑、文艺理论家自愿结成的学术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目前拥有会员1000余名。

“中国散文之乡”肥东县近年来深入实施“文化强县”发展战略，将文化发展纳入提升县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一环，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不断发展壮大文学队伍，锻造出安徽文学战线上一支强大的生力军，连续获得“中国散文之乡”“中国诗歌小镇”“安徽诗歌之乡”“安徽庐剧之乡”“安徽省民间艺术之乡”“安徽中华诗词之乡”等多个荣誉称号。彭红玲